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玉碗卜締姻聯

生數日以叔在，不敢輕入瓊室。叔亦遣媒人求親。是夕，生入錦房，與三姬商議，因曰：「瓊妹姊妹皆吾所欲，但勢難兼得，為之奈何！」錦曰：「吾觀二妹所議，畢竟皆歸於君，但不知誰先進耳。以鄙見論之，此事畢竟皆天也，非人所能為也。」瓊讓之奇，奇讓之瓊，各出誓言，懇懇切切。錦曰：「勿推讓，吾為汝分之。今宵焚香，疏告於天，各書其名，盛以玉碗，先得者今日議婚，後得者異日設策，非一舉而有雙鳳之名乎？」生每日為此縈懷，聞錦言而深是之。遂具告天之疏，一掣得瓊姐之名。奇笑曰：「使吾姊為良臣，吾為忠臣，不亦美乎！」於是四人計定。

翌日，生言於叔，遣鄰婦為媒，言於趙母。趙母以告李老夫人。夫人許之，擇日報聘。趙母為具白金四十兩，金花表裡各二對，皆趙母所出也。鄰婦執伐持書於李老夫人，其詞曰：

辰下雙沼花開，九天瑞應。某竊計之：老夫人其千年之碧藕乎？仙闕流芳矣；令子老先生其千葉之綠荷乎？海內流陰矣；鄰孫女其霞標之菡萏乎？繡閣新香矣。茲者雙花合蒂，瑞出一池，豈猶子景雲果有三生之夢，乃應此合璧之奇耶？家兄遠宦，命某王盟。趙母執柯，兼隆金幣。絲蘿永結，貺實倍於百朋；瓜葛初浮，瑞長流於萬葉。

李夫人捧讀，不勝欣慰，遂援筆復柬曰：

即辰玉池獻瑞，開並蒂之蓮花，老身舉酒祝天，願女孫得快婿。豈是瑞不遠於三時，慶遂成於一日！寅惟執事，名門豪傑；今兄天表鳳凰，而令姪又非池中物也。何幸如之！然蓮有三善焉：出於泥而不濁，其君子之清修乎！擢雲錦與雲標，其君子之德容乎！香雖遠而溢清，其君子之徽譽乎！願令姪則而象之，老身有餘榮矣。睹蠟炬之生花，知百年之占鳳；聞鸚鵡之報吉，兆萬葉之長春。

生得書，喜甚。鄰婦乘間戲生曰：「小姐見書，喜動顏色，官人穩睡，不怕潛窺矣。」

生累日延客置酒，瓊密經畫，整整有條。老夫人稍寬其私，但付之不聞。奇姐雖自斂戢，與生情好益篤，陰自刺其雙臂：左有「生為白郎妻」之句，右有「死為白家鬼」之句。生是夕見之，痛惜不已，雙淚交流，苦無聊賴，自投於床。瓊因勸奇與之共寢，生終夜傾淚如雨。自是，與奇為密矣。

暇間談論，奇謂瓊曰：「吾未知逮事白兄與否，然感此繾綣之情，雖糜骨何恨！」瓊曰：「除是我死，姊妹便休。若得事白郎，必不致妹失所。」錦隔壁呼曰：「可令我失所乎？」瓊笑曰：「三人同功一體，安有彼此之殊。」錦復笑曰：「吾妹念我否？」瓊曰：「成我之恩，與生我者並，豈不念功！」三人復大笑。自此，生、奇加意綢繆，又將越月。錦、瓊亦體生意，恣其慙慙。時諸婢無不聞知，但皆不敢啟口，惟蘭香自恃美貌，每在生前沽嬌，生屢訶之，因此懷恚，欲泄其機。至是為奇姐所惡，亦不敢言。錦、瓊善自斂藏，內外不甚覺露。

自是南陸轉西，九秋勝會，桂有華而擎宮月，娥親下廣寒；槐奏黃而舞天風，英俊忙馳夾道。生整治行裝，入秋闈應試，與姬相別，無限傷情。三姬共制秋衣一襲，履襪一雙；綠玉之簪，黃金之簪，諸所應用，無不備具。瓊姐制詩曰：

良人將離別，淚灑眼中血。杜宇慘悲鳴，秋蟬淒啞咽。此情守自知，向汝渾難說。願步入蟾宮，桂花手中掇。

奇姐制詩曰：

欲別猶未別，淚珠先流血。訴短及道長，既哽又復咽。不向夫君言，更對誰人說？唯願折桂枝，高高雙手掇。

錦亦制詩曰：

人別心未別，漫將苦流血。我因夫君淒，郎為妾身咽。行矣且勿行，說了又還說。折桂須早歸，牆花莫去掇。

老夫人、趙母、陳夫人各厚贈，諸親友皆贈之。

白往至省，溫習經書，屆期入試。然慕念三姬，未嘗少置。而姬亦於晨夕之下，對景無不傷情，乃至多寐之思，亦多敘憂離之思。生以三試既畢，遣僕抵家問安，既奉諸母珍奇，亦饋三姬花勝，致書懇切，不能盡述也。錦、瓊見喜慰，奇姐轉加慘淒，報書曰：

妾陳奇姐斂衽復書於夫君白潢源解元文幾：夏光已雲邁矣，秋字何淒涼也。每中夜涼風四起，孤雁悲鳴，則伏枕淚零，幾至斷絕。聽砧杵之音，焉如搗；聆簫鐸之響，如有隱憂。此時此情，何可殫述。緬想灑樂之人，寧識憂愁之狀否耶？自昔巫山邂逅，繼以月下深盟；妾謂事無始終，將送微命；君謂此頭可斷，鄙志不渝。懇懇殷殷，將意君即妾也，妾即君也。水宿與俱，雲飛與俱，偶隔一日，則想切三秋。今言別三十日矣，其殆九十秋歟！情胡不切，淚胡不零？天乎！吾何不為涼風，時時與君相傍；天乎！吾何不為飛鳥，日日向君悲鳴耶！妾與君誓矣，與君言矣，諒君亦見信矣，第恐時時乖違，機事傍午。將欲明之於母，又恐母不見憐；將欲訴之於人，又恐旁人嗤笑。訊天，天不聞也；問花，花無語也。其所以自圖惟自樹立者，惟有身死可以塞責。然死如有知，乘風委露與君相周旋，目乃瞑矣；死如無知，與草木同朽腐焉，則又不如久在人世，萬一可以見君之為愈也。然此身實君之身，身不在君，則有死無二。如或惜死貪生，輕身喪節，則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無累也。君其為我圖之。存沒之誠，此言盡矣。臨書流淚，不能復陳。承惠玉粉胭脂、翠羽花勝，雖為睹物思人之助，實增誰適為容之悲。附以海物，願君加餐；兼以涼鞋，願利攸往。餘惟棘闈魁選，海宇揚名，是妾等三人之至願也。

生僕至，授生書。生方與諸友燕集，展視未完，不能自禁，涕淚嗚咽。友見其書，無不嗟歎，因曰：「有此懇切，無愧潢源之重傷情也。」力叩所由，生不以告。自是功名之心頓釋，故人之念益殷矣。

月終揭曉，生雖名落孫山之外，全不介懷。遂策馬為抵家之行，與姬復會。然生之別時，祝奇姐曰：「吾若得意而歸，明與尊堂關說，懇求姻眷，必遂所懷。」以此牽情，心恒悒悒。然三姬見生之歸，如膠附漆。諸母因生之至，便喜動顏容。是夕，過重壁小門，仍為同床之會。

生中夜長歎。錦撫之曰：「功名有分，何必介懷。」瓊曰：「郎非為此縈懷，只為吾妹切念。」生曰：「子真知我心者，為之奈何？」瓊曰：「吾與大姊有妙計矣。」生曰：「願聞。」瓊曰：「君將來必有荊州之行，且先具婚書一紙，表裡一端，白金四錠，付與吾妹。俟君行後，陳姨必將議婚，吾二人決以實告，並以吾妹臂上刺文示之，然後上金幣、婚書，則陳姨勢不得已，事端可諧矣。」奇笑曰：「計則奇矣，但顏亦厚矣。」錦笑曰：「如此可成，面皮可剝也。」生曰：「向實為奇姐縈懷，今聞計心釋然矣。」自是，留戀月餘，歡好尤篤。

生父命僕來探秋闈之信，且命早至荊州。生不得已，起行。陳夫人謂生曰：「此行未知得再見否？」因相對嗚咽，兩不能勝。生揮淚曰：「姨娘幸勿出此不利之語，雲願姨娘天長地久，既有骨肉之恩，必頂丘山之戴。」陳夫人復流涕曰：「我身寡子單，仗提攜。」生曰：「敢不從命。」夫人流涕而入。

三姬相送悽慘，詩詞悲怨。諸母臨別慙慙，致贈甚厚。及其策馬在途，舉目有山河之異；飛舟迅速，臨流切風月之懷。發諸聲歌之詞，皆戀故人之語，則生之思姬何如，姬之思生亦如是矣。